

王明传

戴茂林 曹仲彬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引子

公元1974年3月27日，本传记的传主，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王明，病逝于苏联首都莫斯科，终年70岁。

几天后，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里，又增添了一座新墓室，墓室前的碑上只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

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然而，中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



莫斯科列宁山下的王明墓

为什么对这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却客逝他乡，葬于异国，而且连中文名字都不留？

为什么俄中两国、中苏两党，对他逝世的反映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历史的谜团是由历史铸就的，也只有历史的真相才能破解。

让我们沿着王明一生的足迹，看看这位虽有 49 年中共党龄却在苏联待了 31 年的所谓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在中苏两国两党的复杂背景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洪流中，跳跃与沉沦的。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篇 国内求学	/ 1
一、家世	/ 1
二、念私塾	/ 8
三、入小学	/ 11
四、上“三农”	/ 12
五、进“商大”	/ 19
六、参加中国共产党	/ 24
七、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 27
第二篇 留苏受宠	/ 30
一、执着赴苏	/ 30
二、初露锋芒	/ 35
三、米夫的翻译	/ 40
四、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 43
五、“江浙同乡会”事件	/ 47
六、“第二条路线联盟”	/ 52
七、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 58
八、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 64
第三篇 回国渐起	/ 69
一、下派基层	/ 70

二、博得芳心	/ 72
三、上调《红旗》	/ 74
四、力主“武装拥护苏联”	/ 77
五、批判“取消派”	/ 84
六、号召工人武装暴动	/ 90
七、剖析新军阀混战	/ 95
八、被捕违纪	/ 99
九、在全国总工会	/ 102
十、与立三“左”倾异曲同工	/ 108
第四篇 上台掌权	/ 117
一、与李立三争锋	/ 117
二、向中央发难	/ 124
三、抛出《两条路线》意见书	/ 132
四、倡办秋阳书店	/ 142
五、米夫亲自来华扶植	/ 144
六、六届四中全会上台	/ 150
七、发起“反右倾”斗争	/ 160
八、推行“左”倾教条主义	/ 165
九、离沪赴苏	/ 170
第五篇 坐镇国外	/ 173
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 173
二、清算旧账	/ 174
三、再版《两条路线》	/ 179
四、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83
五、发出“王康指示信”	/ 190
六、起草《八一宣言》	/ 194
七、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 196
八、与国民党代表接触谈判	/ 197
九、转向右倾	/ 199

第六篇 抗战归来	/ 204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	/ 205
二、十二月会议上提出“新方针”	/ 207
三、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	/ 214
四、三月会议上再占“上风”	/ 220
五、出席首届国民参政会	/ 223
六、片面强调“保卫大武汉”	/ 226
七、武汉全家大团圆	/ 230
第七篇 整风岁月	/ 233
一、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转折	/ 233
二、负责妇女工作	/ 239
三、在整风运动中	/ 243
四、所谓的“谋害事件”	/ 248
五、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面态度	/ 252
第八篇 法制工作	/ 261
一、出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	/ 261
二、出席七届二中全会	/ 265
三、负责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 268
四、《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 272
五、孟公府 2 号轶事	/ 276
第九篇 去苏未归	/ 282
一、第一次赴苏就医	/ 282
二、再次赴苏治病	/ 285
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 289
四、《中共五十年》的出笼	/ 295
五、《王明诗歌选集》的出版	/ 302



附录 1	/ 309
王明年谱简编	/ 309
附录 2	/ 331
王明著述目录索引	/ 331
附录 3	/ 343
王明诗歌目录索引	/ 343
1991 年版《后记》	/ 356
《后记》	/ 359



第一篇

国内求学

一、家世

1904年丁巳阳历5月23日，王明诞生于当时的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归属，王明应是安徽省金寨县古碑区双石乡码头村人。相传金家寨街区兴建于唐朝末年，古名“金钗镇”。据地方志记载，至明末清初之时，“金钗镇”被通称为“金家寨”。

金家寨位于安徽河南交界之地，街西首墙上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故有“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之称。这个皖西边陲的小镇，周围山高岭峻，依山傍水，关寨环列，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金寨县有六支主要山脉，两条主要河流。小有名气的史河、淠河即发源于此，贯穿全境。金家寨在史河上游张弓山下。以狮子岭头为界，分上下码头两个街区，约有三千多人口。金家寨盛产竹、杉、铁、炭等山货，史河下游的商家经常带着粮、盐等日用品来收买山货。

1918年，14岁的王明曾作七律一首，描述金家寨当时的货运情景^[1]。诗曰：

金家寨立史河边，
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
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牌月月来盐米，
山货年年出竹杉。
鸡犬声闻三县乐，
谁分皖省与河南。

[1]《王明诗歌选集》第15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出版。以后所引王明诗歌均见此集，不再注释。

金家寨历史尽管悠久，但正式设县，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1932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三县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二县的边境地区之一部，划归一起，建立了以当时驻军将领卫立煌名字命名的“立煌县”。金家寨作为立煌县政府所在地，改称为“金寨镇”。抗日战争时期，“立煌县”一度成为安徽省临时省会所在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解放了金家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又以原县政府所在地金寨镇命名，将“立煌县”改为“金寨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寨县人民政府仍设在金寨镇。1954年3月，这里的人们在日益高涨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运动中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修建梅山水库。到1956年4月梅山水库建成时，有着悠久历史和动人传说的金寨镇，已是汪洋一片，不复存在了。

王明出生于金家寨，他的籍贯应是现在的安徽省金寨县。不过，王明祖籍却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清朝的某一年，这里洪水泛滥，乡村受灾，王明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遂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来。吕老太的哥哥当时开个小染房，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便在哥哥的帮助下，暂时在金家寨安顿下来。

陈世学在金家寨住了一年多，听说云岭村灾情过后生产恢复，便不顾病体，要领着家人返回故里。可是，生活的奔波使陈世学在返途中一病不起。吕老太埋葬了陈世学后，只得又带着孩子们返回了金家寨。从此，王明家系就在金家寨繁衍生息起来。笔者在云岭村查到了陈国世系图和几个支谱，上面记载：春秋战国时，胡公满，封为陈国，遂姓陈，传了79世。

王明的曾祖父陈应义，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陈亨锡，就是王明的祖父。

陈亨锡，号毓亭，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擅长书法，精于裱糊，也算是一位乡村才子。但他没有田产，仅以教书为生，仍然无法满足家人的生活。所以，陈亨锡曾与五家亲友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以此来补充生活的不足。

王明祖母曾氏，是河坪丁家堡人。她生有五男三女，其中老大陈聘之，就是王明的父亲。

王明的父亲陈嘉渭，字炳森，号聘之，1877年阴历八月十九日生。他小时读过三年私塾，但由于生活艰难，身为长子，只好在15岁时辍学，到离家25里地的胡家店子当学徒。陈聘之在“陈庆号”学满三年后，又回到金家寨下码头帮助父亲开香铺。陈聘之作生意倒算有了“学历”，但在与五家合伙开的小香铺中，仍然只能充当小店员的角色。

1897年，20岁的陈聘之娶喻幼华为妻。

喻幼华,号淑连,1880年生于金寨的张家畈村。她个子虽小,眼睛也有些近视,却是一位善良、能干、贤慧的乡村妇女。自己不太识字的喻幼华结婚后却积极培养子女读书识字。1924年,她还建议陈聘之办了个女子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无门读书的女子。喻幼华招收了几十名女学生,自任女子学校校长,陈聘之为副校长兼教员。黄启仁、张育才、陈觉民、陈绍伟等都在该校任教。

当时,女子读书是叛逆,妇女出任校长更是大逆不道。喻幼华办学招来了众多非议。王明四叔陈云溪是位封建卫道士,他就反对哥嫂办女子学校,扬言要进行破坏。于是,喻幼华整日拄着拐棍在校门前守卫,致使他们没敢来捣乱。

1958年,王明为纪念母亲喻幼华,写了名为《大娘校长》的诗文。诗曰:

陈氏祠开女学堂,大娘校长半文盲。

手持拐杖门前站,保护师生打痞氓。

鄂豫皖苏区建立后,喻幼华担任女子小学校长和其他妇女工作。她时常登山涉水,到处动员妇女帮助苏区政府和红军,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母亲喻幼华对王明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了母亲矮个子的血统,而且受母亲的教诲,一贯勤于好学。母亲创办女子学校14个春秋后,1938年王明也在延安兼任了中国女子大学校长。

陈聘之为人纯朴,主持公道,热心助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地区燃起的革命烽火,也把陈聘之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霍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霍丘县运输公司经理等职。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又回到家乡,开过一段糕饼店,以后又以教书为生,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并且继续为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陈聘之和喻幼华生有二男三女,王明为长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二。

王明姐姐陈先民,比他大4岁,20岁时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在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明大妹陈觉民生于1905年,后入私塾读书。1924年陈聘之和喻幼华开办女子学校以后,她到女子学校当了教员。1929年中国革命呈燎原之势时,陈觉民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在商城一区模范小学教书,后调到县妇委工作。据《金寨县革命历史大事记》记载:“1931年3月底,商城县妇女委员会9人组成,书记汪泽荣,秘书陈觉民(脱产)。”陈觉民1933年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列宁小学任校长的汪惠生结婚,有一女叫汪向荣。

王明二妹陈映民又名王营，1908年生。在她出生仅七天时，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忍痛将她抱给了金家寨上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给吕家做了童养媳。陈映民从小在吕家长大，15岁时与吕家长子吕绍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一无所有的吕家兄弟成了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陈映民也参加了革命斗争。她于1930年加入共青团，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年又参加了红军，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2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年，陈映民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她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在艰苦的红军长征途中，陈映民的丈夫吕绍文和弟弟吕绍武、吕绍全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亲人中只有陈映民坚持到了陕北。

1936年10月，陈映民随同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二万多人，奉命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陈映民任妇女团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由于孤军深入，敌众我寡，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损失惨重，陈映民也在战斗中被俘，被押解到敌人开办的被服厂做苦工。

虽然在敌人的魔窟中受尽苦难，但陈映民还是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逃离了虎口，于1938年4月来到了延安。由于此时正是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延安正在掀起声讨和揭批张国焘的高潮，陈映民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根据其已改名叫王明的大哥之姓，改名叫王营，继续为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1949年秋，她随军南下到重庆，后到重庆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离休。

陈绍炜又名甘宁，是王明唯一的弟弟，也是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1911年，小时读过私塾和小学，后又到六安县读完初中，毕业后回到金家寨教书。他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学，后又调到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以后也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王明一家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母亲喻幼华的娘家也可以称为革命家庭。王明大舅喻幼堂，共产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俩于1930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但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无论陈家还是王明外祖父喻家，参加革命最早的要算是王明。王明对其家庭成员及亲属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王明家乡金家寨县，素以革命老区闻名全国。1924年金寨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创建人就是王明的老师詹谷堂。1929年这里举行了立夏节起义和六瞿起义，创建了两支工农红军，使该区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

1930年春，国民党部队进占金家寨，王明父母和弟妹跟随红军退至牛食饭，不幸其母喻幼华得重病。后红军打退敌军，全家重返金家寨。其母喻幼华闻讯两个弟弟被敌军惨杀，病情加重，被人用担架抬回金家寨。半夜时分，才回到家中。可惜家中被敌军破坏无遗，喻幼华想喝点糖水而不可得，从而休克致死，时年50岁。

1930年夏，王明在上海闻母逝世后十分悲痛，特写了一首《闻母死》，以示悼念：

(一)

离母五年兮，谁知别千古？
万苦不苦兮，青年丧母苦。
全心革命兮，略以慰我母。
梦中母来兮，知儿地址否？

(二)

白军刚退红军回，
两舅牺牲病体催。
无食无糖无水饮，
死因休克水含悲。

喻幼华的逝世给年过半百的陈聘之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由此也为王明引来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叫黄莲舫，比陈聘之小十多岁。王明这位贫家出身的继母劳动一生，为人老实，心宽体壮，无文化，对王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王明自1925年后再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舫见面。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比较注重阶级成分，强调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像王明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头子”，自然被划入地主家庭出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杂志中，都宣称“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有关书刊，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些书刊，有的称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1]，有的称“富裕农民家庭”^[2]，有的认为是“小

[1] 黄少群：《王明怎样上台的？》，《新时期》1980年第2期；王健民（台湾）：《中共史稿》第2编第10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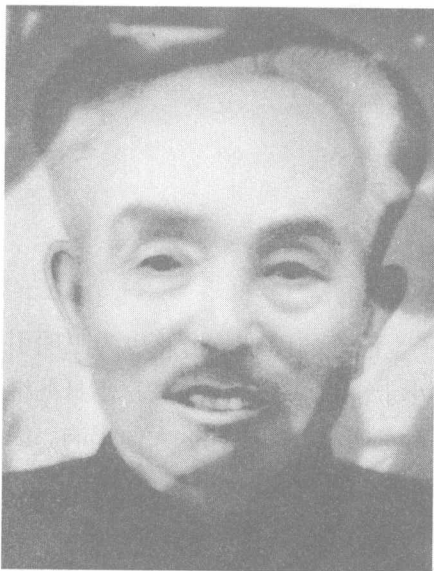
[2] 刘俊民：《王明为什么能够跃上中央领导》，《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于俊道：《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商人家庭。”^[1]

王明家庭是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无一寸土地，根本不会是什么“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谈不上是什么“富裕农民家庭”。王明说：“我家贫无立锥土”。他们家无房无地无财产，凡知情者都异口同声说：“他们家很穷”，甚至穷到揭不开锅，借米，借钱，靠别人接济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乡同学桂尊秋证实说：“他们家有时穷的没米吃。我记得曾向我家借过米。陈绍禹在三农时曾没钱交学费。”^[2] 乡亲朱少轩也证实说：“陈家穷的难以维持生活，就靠齐寡妇接济。”^[3] 王明家境贫寒，陈聘之常忙碌一年，到头来却负债累累，愁的过不了年，经常在年关前几天离家躲账。只得由王明与姐姐、妹妹替父亲“挡账”。

王明曾写诗回忆苦度年关的情景：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



陈聘之

把王明家庭说成是“小商人家庭”，略近实际情况，但实际上也是不确切的。

王明祖父陈亨锡，曾和五家亲戚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是一个既制做又出售的铺子。王明父亲陈聘之从胡家店子的“陈庆号”学徒期满后，就进入这个小香铺当了店员。陈亨锡死后不久，小香铺就关闭了。小香铺是陈亨锡入的伙，是六家合伙办的，陈亨锡死后有五个儿子，能分到陈聘之名下的只不过是1/6中的1/5。何况小香铺经营无利，办的时间不长就只好关闭了。陈聘之在小香铺中基本上是一位店员。

在20年代，陈聘之四家在金家寨合伙开办过一个“陈隆昌”山货行。这个“陈隆昌”山货行不同于一般商店，它没有多少资本，自己也不出售什么货物，主要是靠佣金收入和拿手续费为计。“陈隆昌”山货行属于小货栈性质。合伙开办“陈隆昌”山货行的是陈国栋、陈家富、陈聘之、尹

[1] 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 《访问桂尊秋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30日。

[3] 《访问朱少轩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27日；齐寡妇是王明的二婶，有田地，无子女，常接济王明家。

成桥四家。其中陈国栋和陈家富出房出钱出东西，但不参加劳动与经营活动，是股东性质。陈聘之和尹成桥出的是劳动力，既参加劳动又参加经营。陈聘之有文化，就负责记账和经营铺面。尹成桥年轻又无文化，就负责跑外的业务联络。虽然“陈隆昌”山货行是四家合办，但实际上各自所处地位却不相同。陈聘之可以说是一位写写算算的脑力劳动者。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陈聘之先后任赤色互经会主任、专用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等职，成为革命干部。红军走后，他又回到金家寨，为维持生活，曾开过糕饼店，自做自卖，小本经营，以后又当了几年乡村教师。

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当过革命干部和乡村教师，做过小生意，有时也失业在家。但他主要职业是当乡村教师，前后有一二十年以教书为生。他虽然做过几次小生意，但多是与人合伙开的，自己无多少资本，并且都是以劳动为主。因此，土地改革时，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为“小商人”，而是定为贫民。

由于土改定成分的档案资料，县和村均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土改时担任王明家乡村长的刘世香的回忆，就成了确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刘世香回忆说：“金家寨只有一条街，分为上码头和下码头。陈绍禹家住下码头。土改时，我们是金寨一区域关老成街，还有一条新街。我是村长，他家定为贫民。”^[1]

把王明家定为贫民成分，符合王明家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王明家乡乡亲们的看法。王明家乡的知情者桂仙武回忆说：“他家那时不是农业人口，在街上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本，靠拿佣金生活，只能算一个贫民。”^[2]朱少轩也说：他家是“贫民一类”。^[3]

根据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来看，王明家庭也应属于贫民成分。

《决定》第七条“贫民”款中规定：“工人农民外，一切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或大部分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或依靠少数生产资料自己经营以取得生活费，上面这些人凡没有固定职业而生活贫苦者，均叫做贫民。”该条的第2点“说明”又进一步具体规定：“工人农民外，如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小贩、不雇用店员的小本经商者及其他一切劳动分子，只要是不能有固定的职业而生活贫苦的，均属于贫民范围之内。”

[1] 《访问刘世香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28日。

[2] 《访问桂仙武谈话记录》，访问者：藏具林、费显清，1986年4月29日。

[3] 《访问朱少轩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28日。

由此可见，土改中将陈聘之划为贫民成分是合适的。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固然会对一个人的生长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不一定起什么决定性作用，革命者的路是自己走的。我们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辨析王明的家庭出身，还是因为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认识不一，甚至“文革”中出现不顾历史事实，硬说他家是地主成分的现象。为澄清事实，略作辨析，也有必要。

二、念私塾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乳名禹子。

王明在少年求学时曾使用过“陈露清”这个名字，但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在王明到外地求学以后就再没有用过。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王明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克劳白夫。回国后发表文章时，曾使用过绍禹、韶玉、慕石、石、兆雨、玉、慕等诸多笔名。王明是他1931年到共产国际后使用的笔名，尔后长期使用，广为流传，逐步代替了本名陈绍禹。马马维奇是他60年代在苏联发表文章的俄文化名。按理本书应在1931年前用陈绍禹的名字，1931年后再称为王明。但为了读者习惯，本书一律称其为王明。

王明家境贫寒，小时长得又小又瘦，但人却聪明、机灵。1909年，5岁的王明就由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启蒙，教习识字。按照古老的传统，王明首先由“百家姓”学起。严厉的父亲规定他每日学五个字，而且不仅要会读，还要用毛笔一笔一画的写清楚。到7岁时，他已经学完了《百家姓》和《三字经》。

王明在家跟随父亲学习两年后，陈聘之见其聪颖过人，便在他7岁时，克服家庭经济困难，咬紧牙关送他去念私塾。

王明先进了叔外祖父喻南森办的私塾馆。在上第一堂课时，喻老先生为测验王明认字的程度，就让他上台读书，结果他把《百家姓》读的一字不差，深得老先生的赞赏。

有一次喻先生讲《论语》，当讲到“宰予昼寝”，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时，王明和几位同学听后颇不赞同。于是，时年9岁的王明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质问孔夫子：

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

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

“打中午”是金寨一带的土话，意思就是睡午觉。王明这首打油诗在同学中传看时被喻先生发现，他拿去看后大笑说：“写得好！这大热天气，不打中午还了得？！”

王明这首诗歌处女作，后来被夫人孟庆树收录为《王明诗歌选集》中的第一首。

王明也遇到过一位粗暴的私塾先生，此人姓杨，绰号杨扒皮。他动辄惩处学生，常常用竹板子打学生，甚至把讲台桌上的铜尺、刀子、剪子等扔向学生。为发泄对他的不满，1914年，10岁的王明写了一首题为《杨扒皮》的讽刺诗：

先生是牢头，学生是罪囚；
这样蛮打骂，一定要复仇！

不巧，这首诗在同学间传看时恰好被这位好动武的杨先生发现，他立刻将王明痛打一顿，并按着王明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后来还把讲桌上铁压尺扔去打王明的头，结果打在小腹上。这种严酷的师教使王明无法忍受，他大哭大闹跑回家，20多天不去上学。杨扒皮的蛮横早有公愤，借王明罢课之机，学生和家长们纷纷表示不满。大家声言，如果再如此对待学生将都不送孩子们来上学。杨扒皮也怕丢了饭碗，于是，到陈家认了错，算是结束了这场风波。

以后，王明又跟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读私塾。

1919年漆陶庵出题，王明作了首七律《霜寒初重雁横空》：

玉露生寒草木黄，
横空列阵雁飞翔；
羽毛更益三分雪，
骨骼初经九月霜。
秋去春来无定处，
关南塞北有家乡。
临风一字成人字，
望美人兮天一方。

其中“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两句颇得漆老先生欣赏，并在这诗句上批写了“聪明”二字。

旧时的私塾，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必须能背、能写、能解。这对于勤奋好学、记忆力甚强的王明并不很困难。教私塾的喻南森、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旧学根底深厚，对于学生要求严格，也使王明获益不浅。王明读书用功，加之记忆过人，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常常受到先生的表扬。这七八年的

私塾，使其增加了历史知识，学会了写文章，练就了一笔好字，为其古文知识打下深厚的基础。

不过，聪明伶俐的王明也很骄傲。知情的刘世香回忆王明少年时的生活情况时说：“陈绍禹这个人，聪明有能力，但也很骄傲。”^[1]

这个评价也比较符合王明的性格特征。

每年清明时节，父亲母亲都要领着王明和弟弟妹妹们去扫墓祭祖。据同乡人回忆，王明在七八岁时就能读由文言文写成、大量是引经据典的祭文，深得父母喜爱。在下码头一带，陈聘之的文化也算上等了。因此，过春节时，乡亲们纷纷请陈聘之写春联。王明先是跟随父亲研墨铺纸，后来就在父亲的指教下挥毫写对。到9岁那年，王明就可以独立帮助乡亲们写春联了。

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从九岁起，每逢过年前腊月二十三左右，他就要忙着给别人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卅日。请他写春联的人很多，我们住的那条街的人，几乎全部是找他写。因为他字写得又好又快，许多老夫子写的都不如他写的好看。那时他的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写春联时只能跪在凳子上，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牵着纸张，磨着墨。他肯帮助别人，对求者从不拒绝。加上人小有才能，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一到过年就要给绍禹买点小礼物或送几文压岁钱。”^[2]

写对子容易作对子难，但少年时的王明即可以提笔作对。有一年除夕，理发工人徐从丙请他作对子。王明得知徐从丙的住房是地主肖殿香的碓房，便站在凳子上挥笔写道：

“不美他良田万顷，暂住我破屋两间”。^[3]

字里行间很有些少年豪气和阶级情意。

1919年，金家寨小名流——李少山先生拟作一对联，但出了上联，对不了下联。征对者十余人，均没对上。李少山自以为这将成为绝对，但15岁的王明却巧妙地对上了。

李少山出的上联为：

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

王明对的下联为：

子午谷鸟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

山海关位于河北辽宁交界处，号称“天下第一关”；子午谷在陕西省秦岭山

[1] 《访问刘世香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0年12月28日。

[2] 王营：《回忆二哥陈绍禹》，第7页。

[3] 《金寨概览》，第91页。